旗帜，集合起十万大山的巍峨（三）

马淑琴

（接第1613期）

魏国元与党组织的发展和巩固，为抗日根据地奠定坚实基础

清水河流过斋堂川，在青白口村前融入了从官厅山峡刚转过弯的永定河。

青白口村，距京城70公里，不仅是永定河中游一个三面环水，一面靠山的美丽村庄，而且有着超千年的悠久历史和绚烂文化。青白口曾称青龙口，又叫石港口。因村子建于清水河和浑河（永定河）的交汇处，清浊两水在此汇合，又处军事隘口之地，驻军曾叫“青白军”，故更名为青白口。清水双林寺辽统和十年（992年）经幢上记有“青白口”的村名，证明当时已经成村。青白口地理位置重要，历朝历代都有驻军把守，元代之后更是护卫京城之关口，现青白口村西仍有当年巡检司遗址。

“青白口”还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地质概念。中国地质学把始于距今约10亿年，止于距今8.5亿年的这段时间，称为青白口纪，将在青白口纪所形成的地层称为青白口系。这是我国新元古界的第一个系，在地质学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个京西山村的名字，凭着一段经典的地层和一个地质学的概念而声名远播，闻名于世。将这个古老山村载入史册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杰出人才和红色历史。

魏国元，字光汉，1906年出生在青白口村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宛平县立师范毕业后，与田庄村中共党员崔显芳于1927年共同创办青白口完全小学，任教的同时，追求革命，后担任国民党宛平七区党部常委、县党部助理，利用农会等身份开展斗争。

1930年春，魏国元被举荐参加区长训练班，结业后，派至宛平六区任区长，因受贪官排挤调七区，又因劣绅反对而解任，后参加了反帝大同盟。1932年，他与崔显芳再次创办高小，与任教的共产党人一起宣传革命，并加入了共青团，担任宛平团县委副书记，1933年8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任中共宛平县委委员。

从青白口村南街口往里走，有一座青砖灰瓦的砖腿房，屋檐下的匾额上写着“一元春”。这是一家中药铺，卖药兼诊病，实际是中共宛平县委的活动和办公场所，掌柜的就是魏国元。

一身长袍，一副墨镜，一匹骏马。魏国元常以“一元春”药铺掌柜的外出采购为名，往返城乡之间。他又与北平城内的乡人合组北平新亚通讯社，利用编辑职业作掩护，沟通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为组建武装，还与崔显芳等在沿河城秘密建起了枪支修械所。1934年春，魏国元担任中共宛平县委副书记，

1936年7月，被国民党反动派以“危害民国罪”判刑二年半的魏国元，经多方营救，提前出狱。获释后，他找到新亚通讯社的杨文波，住在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大兴县党部，以此为掩护，寻找地下党组织。不久地下党员王恒、刘杰、胡敬一与魏国元取得了联系。10月，上级党组织明确指示，宛平七区一带的地下党组织移归魏国元领导，让他寻机回乡，建立武装，准备开展游击战。

此时，正值29军在南苑准备开办军事训练团，登报招生。魏国元认为这是培养武装力量的好机会，他通过党在29军的秘密关系，安排赵曼卿、魏国臣、贾兰波等10名青年报考，并全部录取。1936年12月初，魏国元亲自将10名青年送到南苑29军13营房报到，开始了紧张艰苦的军事学习。日军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这10名青年陆续回到宛平七区和八区，投身抗战。

1937年春，魏国元遵照党的指示，回到青白口村，并以各种形式，积极恢复和发展党组织。

七七事变前一天，两辆洋车分别拉着一男一女在西直门接受盘查。女人一副知识分子打扮，怀里紧紧地抱着一个婴儿。盘查过后，洋车一前一后出了西直门，一口气跑到西八里庄，进了一家箱子铺。同时，几个神秘的人影也先后闪进箱子铺。不大功夫，一辆马车从箱子铺出来，向西疾驰。车上坐着那对男女，还有另外几个人。马不停蹄，直奔平西。男人是魏国元，女人是他的太太庞勉，他们受党组织委派，回平西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战。回到青白口，先从婴儿被卷儿里掏出两支手枪。

七七事变，将平西置入血与火的境地。髦鬃山战役之后，魏国元用曾经的区长身份召开村长会议，号召村民捡拾武器，参加抗战。安家庄的村长、老朋友李文斌利用髦鬃山战役后捡拾的武器，组建了保家救国团。魏国元将从29军军事训练团结业的弟弟魏国臣等3名共产党员派往李文斌的队伍任职，与李文斌等地方武装结成抗日同盟，为八路军进入平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未完待续）

花蕾

小白和小蓝

京师实验小学
二年级（1）班 冯煜婷

我是小白
从头到脚一身白
白手套、白衣服、白鞋子
天天做核酸
拿出小棉签
伸进小嘴巴
一个又一个
动作准又快

我是小蓝
全身上下都是蓝
蓝帽子、蓝衣服、蓝鞋子
天天维秩序
提醒戴口罩
间距宽一宽
出示身份证
琐碎不嫌烦

小白和小蓝 并肩来奋战
最美逆行者 战场无硝烟
但愿有一天 疫情终消散
中华好儿女 家家都团圆

指导老师：魏亚旭

夏日即景

北京市第八中学京西校区初一(3)班
孙梦妍/作

远去的“票车”

韩金茹

小时候，我们矿区不通公路，每天只有两种火车从我们那里经过，一是运煤的火车，庞大的车头后面挂着几十节一眼望不到尾的黑色车皮，里面装的是煤矿工人们从井下挖出的煤炭；另一趟是拉人的火车，因为需要买票我们叫它“票车”，同样庞大的车头挂着8节绿皮车厢和两节货运车厢。可别小看这一天只有两趟的“票车”，它可是我们山里人进山、出山、走亲访友、老家来人等唯一的交通工具，家家户户都离不开它，矿区的人们每天看到它就像看到自家人一般，特别亲切。

印象中第一次坐“票车”是我6岁那年，爸爸带我去北京儿童医院看病，家距车站3里地的路程，我和爸爸买了车票在站台上等候，“呜——”的一声长鸣一列绿皮火车“咣当咣当”地沿着山根的铁路线缓缓地开进了站。待车停稳后，爸爸把我抱上车，坐在宽大结实的木质长椅上，我看哪都觉得新鲜，火车启动后，我趴在餐桌上，透过厚厚的玻璃窗，目不转睛地看着车厢外一掠而过的树木和凹凸不平的山体。这时，我好像忘记了自己的不适，感觉不是去看病而是去旅游，还没到医院，病就好了一半。

近2个小时的车程，中午时分到了门头沟城子火车站，下车后换乘了当时门头沟唯一的一趟36路公共汽车，之后又倒了哪条线已记不清了，到医院已经是下午了，待看完病返回门头沟城子火车站时末班车早已开走了。没办法，爸爸只能带我到圈门岳家坡的姥姥家暂住一夜。记得那天晚上没有月

亮，山村的小路没有一盏路灯，我和爸爸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满是石子的土路上，路两旁农民的庄稼地里时不时发出各种各样动物的叫声，吓得我紧紧地抓住爸爸的衣服，大气也不敢出，生怕眼前突然跳出个什么来，走着走着突然看见远处的一座院落里有微弱的灯光闪现，谢天谢地总算快到姥姥家了。此时，一路紧绷的心总算放了下来，第二天，我和爸爸起了个大早，赶上了返家的“票车”。

弟弟出生那年，我那重男轻女的爷爷，率领他的一队儿媳们，从杨坨老家步行十几里到野溪火车站乘坐这趟“票车”来我家，儿媳们挎着鸡蛋提着粘豆包，大包小包的净是些好吃的，下车后要过个吊桥，颤颤巍巍的简易木桥，吓得几个儿媳直哆嗦不敢过，可不过桥又到不了家，无奈下儿媳们只得从桥上慢慢地爬了过去。进了家门，只见爷爷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块好看的小毛巾被，只见爷爷慢慢地走到炕前，轻轻地把毛巾被盖在睡梦中孩子的身上，脸上露出了幸福和颇有些自豪的笑容。

1980年左右，一条平坦的柏油公路通到了我们矿区，一辆辆长途客运汽车开到了我的家门口，矿区的人们拍手叫好，它的开通极大的方便了沿线矿区人们的出行。

1983年，我结婚了，这列“票车”就是我的婚车，当我身穿从王府井百货大楼买的藏蓝色毛哔叽西装，胸前配带新娘的胸花，在家人的陪伴下走进车厢时，车厢内的乘客们用眼神，向我投来祝福的目光。列车员提着满满的一大铝壶热水送到我的面前，列车长代表全车司乘人员向我们表示祝贺，这个场景让我感到很温暖、幸福，有这么多素不相识的人陪伴我走向幸福的明天，我很满足。

然而，随后不久与我们朝夕相伴几十年的绿皮“票车”，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的离开给我带来了很多不舍，这也成了我心中一段难以忘却的记忆。

2020年，随着大台煤矿的关闭停产，王平村、大台、木城涧、千军台四座煤矿一一退出曾经辉煌的历史舞台，从此，门头沟结束了从辽代至今1000多年的采煤史。古老的矿区即将焕发出新的蓬勃活力，在不久的将来，一条贯穿四矿的旅游观光路线即将开通，到那时，我们矿区的人们坐上新型的旅游观光车，一路回看门头沟过去兴衰的采煤史，一路展望家乡旧貌换新颜的绿水青山。

门头沟的故事

柘树千嶂

任成壮

龙潭、柘树是潭柘寺赖以成名的主要因素，无论是晋代地方最高长官王浚所起的寺名“嘉福寺”，还是唐代开山祖师华严禅师命名的“龙泉寺”，或金熙宗完颜亶御赐的“大万寿寺”，还是康熙帝钦命的敕建“岫云禅寺”，甚至民间传说“毯遮寺”“竹林寺”“潭竹寺”等都没有当地人们俗称的“潭柘寺”叫得响亮，使用得久远，时至今日还仍在沿用。

潭柘寺的柘树是我国十大稀有珍贵名木之一，它是南方植物，适宜在南方环境生长，在北方生存并长势茂盛实属罕见。柘树是怎么由南方移植到北方的呢？据说是明朝永乐年间，皇帝朱棣的军师姚广孝，从北京皇宫中移植来的。一天，朱棣问：“少师，皇宫将要竣工，你帮我看看，还有需要改动的吗？”姚广孝回答：“好。”，次日，少师一大早起床，亲自步行到皇宫，转了好一阵子，回来就直奔皇帝住所说：“皇宫我看了，大都很好。但美中不足的是皇宫前朝部分的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院内周边的树木影响朝庭的风水，遮阴面积太多，阴气太重，阳气不足，而且有碍殿宇的庄严，我建议应大部分或全部移走。这样，能独一无二的显现出皇宫与其它建筑群的区别，也更能体现它的宏伟、庄重和威严，还有利于皇宫的安全防卫。”朱棣听后，稍加思索说：“此事就由你办吧。”“遵旨。”少师说。其中，这些被移走的树木中，有河南柘城县进贡给朝廷的名贵树木柘树。为此，少师就选取了部分柘树运到了潭柘寺，由时任住持日本僧人无初德始律师负责安排人员，栽植在潭柘山麓及少师静室四周。几年后，寺院周围的柘树就逐渐长成了随处可见的一道道柘树屏嶂，故《潭柘寺记》中有“寺院周围柘树千嶂，景色宜人”的记载。众人皆知，姚少师懂阴阳八卦，知纵横捭阖，晓天文地理，是朱棣皇帝的高参和军师。所以，人们对他早以从内心佩服的五体投地。又因，他是南方人说：“柘树，柘树”，当地人听着像是“这福，这福”，原本民间就喜欢用“柘（这）树（福）”的谐音，众人认为少师在寺院及静室周边栽植柘树，就是栽植“这福”。其实，柘树生长缓慢，木质坚硬光滑，纹路清晰，色泽金黄，贵如黄金，被世人称为帝王木，与寺院的帝王树齐名，有南檀北柘之说法。古时，只有皇宫贵族才能种植柘树，使用柘木，平民不用说是使用，就是看一看，也是很困难的事。所以，潭柘寺不但有柘树而且还是层峦叠嶂，这本身就是一种神圣与地位的象征。

清朝康熙皇帝为寺院新建牌楼，并题有“翠嶂丹泉”“香林净土”之题词。与此同时，还专门在院外东侧的一块台基上新建了一座院落，为护院武僧提供习武场所，同时，也是朝廷与外界切磋武艺的演练场所。一次，康熙帝带着十几个青年侍从来寺院进香礼佛，时任住持震寰律师亲自带众僧出寺列队迎驾，老远康熙帝就：“大师好，大师好”的呼唤着，震寰律师等众僧异口同声的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应答着。随从大臣按部就班的留在了寺院界凡桥前的东、西朝房设案办公。其余人等随同前往，过界凡桥，经山门，拜天王殿弥勒佛、大雄宝殿佛祖后到万岁行宫休息。待其他人安排离去后，康熙帝小声对震寰律师说：“大师，时下鳌拜十分跋扈，必须帮我铲除他！”“您有对策了吗？”大师也细声的问。“我想，把我带来的这些侍从留下几位，请您帮我，寻找一位德高望重、武艺高强的武林高手，教他们习武，练习对弈，为剪除权臣做准备。”“遵旨”大师思索片刻后爽快的答应了。经过近两年的辛苦练习，终于在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由潭柘寺训练出来的武士将鳌拜一举擒获。此举后，康熙帝更加信赖、器重潭柘寺了。

休息了几天后的武林师傅要离开寺院。临别时，震寰律师双手合十的很虔诚的对师傅说：“阿弥陀佛，师傅辛苦了，老衲吃斋化缘，身无别物，只有本寺自产的柘木一段，赠予你。”随后便让执事僧把早已准备好的一段柘木，传送师傅，作为对师傅的馈赠礼物，以结善缘。师傅接过赠物，随身鞠了三个深躬，并随口道：“谢谢。”便离开了。

几年后的一天，僧录司在法源寺举办清朝境域内的佛门大会，时任潭柘寺第二任住持止安律师带着僧徒前去赴会。止安律师穿着用柘蚕丝的面料和柘木染色的僧衣进入会场，顿时引起了一阵掌声。因为，止安律师的僧衣与众不同，显得十分光泽亮丽，雍容华贵，赢得了佛门僧侣们的仰慕之至。甚至，发展到某一时期皇宫所使用的黄色，也是采用柘木为原料染色的。

由于种种原因，近年来寺院周边的柘树几乎荡然无存，但是，可喜可贺的是，寺院即将恢复惜日“柘树千嶂”景观，重新在寺院周边种植“柘树园”，这对恢复寺院整体布局和历史原貌，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传承古刹柘树文化，是十分难得而又非常增胜添荣的事，将在寺院的发展史上万古流芳，永惠后人。